

烟台故事·苏东坡知登州③

苏轼“孟秋”北上登州

吴忠波

孟秋，常州。暑热渐消。“知登州”的消息尘埃落定，苏轼迎来赴任前的例行休假准备期。

苏轼放下“经秋似败荷”的团扇，等待官家派人来接他，走马上任。在赴任之前，他有房屋田产需托管，家事行装要打理，还有二十多人要告别走访——同科进士蒋子奇、单锡和胡宗愈，好友钱公辅、钱济明父子，报恩寺长老，滕元发、蒋公裕……

他写信给好友滕元发：“登州见阙，不敢久住，远接人到，便行。”意思是到登州履职报到，不敢长时间住在这里，远接的人一到，便出发。

北宋官员赴任前，有一个准备期。宋太宗淳化二年(991)正月下诏：“受诏后给假一月浣濯”。咸平元年(998年)有诏：“除程更与限一月”。大意是，予远赴外地任职的官员，有一个月的时间自备行装或休假，违者有罪或处罚。朝廷规定，“以上并除程(路程)，在京以朝辞日，在外以授敕告、宣札日，待阙者以阙满日，非次阙以得报日始”。(谢深甫《庆元条法事类》嘉泰三年)。

苏轼不是由京城赴任，只能以接到授敕告、宣札的日期来计算准备和启程的时间。苏轼六月中接报，据此分析，七月中后，就应该踏上赴任之路了。

还有一个赴任接人制度。朝廷规定，官员赴任需配备吏卒即接迎人陪伴。此制先后经历至道三年(997)、天圣七年(1029)、熙宁七年(1074)三次调整，分为从幕职州县官到知判州府使相等20个不同等级，所差人数7人以上不等。(《宋代地方官赴任探析》宁欧阳)

苏轼给滕元发鸿雁飞筒：“某受命已一月，甚欲速去，而远接人未至，船亦未足，督之矣。”意思是我受命已经一个月了，非常想速去报到，而官府安排接应我的人还没到，船也没协调好(官船或客船)，正在督促着呢！

在待任间隙，苏轼与亲友结伴赏游常州的风物景色。其时，墨花入了苏轼的眼，他认为：“世多以墨画山水竹石人物者，未有以画花者也。”于是，他赋诗一首《墨花(并叙)》：“造物本无物，忽然非所难。花心起墨晕，春色散毫端。缥缈形才具，扶疏态自完。莲风尽倾倒，杏雨半披残。独有狂居士，求为墨牡丹。兼书平子(张衡)赋，归向雪堂看。”

苏轼借咏墨牡丹，写出了自己心中的高洁。他还把所请墨牡丹拿回家中(代雪堂)欣赏。诗意表明，以后不管经历怎样波折，他都会像墨牡丹一样，本心不改，秉性不移。

这种执着本心，还表现在他对蔡襄(1012-1067)书法“为当朝第一”的评价。元丰八年七月

四日，苏轼作《蔡襄(君谟)书跋》：“仆尝论君谟书为本朝第一，议者多以为不然。或谓君谟书为弱，此殊非知书者。”

若读《东坡题跋》，会发现他为蔡襄题跋的频率最高，有十三处之多。这足以看出，苏轼与蔡襄惺惺相惜，也衬托出苏轼的慧眼和坦荡之心。

数着日子等待赴任的苏轼，又给滕元发去简，等于告知出发的日期：“某已被命，实奖借之素。已奏候远接人，计不过七月中下旬行。伏恐知之。”意思是，我已命去登州，实为素来推奖所致。已上奏候远接人，伏望不过七月中下旬走。恐怕您知道了。

留恋惜别之情袭上心头，苏轼作词《蝶恋花·述怀》：“云水萦回溪上路。叠叠青山，环绕溪东注。月白沙汀翘宿鹭，更无一点尘来处。溪叟相看私自语。底事区区，苦要为官去。樽酒不空田百亩，归来分取闲中趣。”他似乎在说，有酒有田，闲心闲情，既然归耕有期，颠簸不惧，那就忙里偷闲，痛并快乐着。

“大人，接迎的人到了！”七月中后期的一天，随着侍从急切的报告，苏轼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苏轼将吏部发给的告身带好，这是证明自己职务与官阶的凭证；怀揣着历子——朝廷颁发给赴任官员的一种文凭，上面有直接上司填写的、用于记述官员政绩功过的文字；穿上绿袍官服，带着几无后顾之忧的自信，乘马车，过江河，向北出发。

七月二十五日，行至镇江西北角的金山，苏轼听报有自浙东而回的好友在此候面。谁啊？原来是大书法家杜介(几先)，其善草书，清爽圆媚，诚为奇绝。

老友重逢，苏轼倾情于笔端，写下《赠杜介》：“我梦游天台，横空石桥小。松风吹茵露，翠湿香裊裊。应真飞锡过，绝涧度云鸟……”

路上，他又得知友人穆珣由蜀中去越州(绍兴)赴任，便欣然写诗祝贺。穆珣，蜀郡人，颇有善政口碑。巧合的是，越州和登州都有一处蓬莱阁。前者是唐代所建，以酒名也，后者于北宋嘉祐六年(1061年)始建，有莱山倚郭。

苏轼在《送穆越州》写道：“江海相忘十五年，羨公松柏蔚苍颜。四朝(仁、英、神、哲宗)耆旧冰霜后，两郡风流水石间。旧政犹传蜀父老，先声已振越溪山。樽前俱是蓬莱守，莫放高楼雪月闲。”

对友人穆珣善政的肯定与赞美，对同是“蓬莱”为官的憧憬，让苏轼的北上登州之路，似乎没有凄风冷雨。他仿佛走失了夏蝉焦躁的叫声，迎来秋虫交错有序的低鸣，内心充盈，前路可期。

怀故人

二伯是个“放蚕能手”

蔡成录

早年，二伯为生产队放了多年秋柞蚕，年年蚕茧丰收，为生产队创造了不菲的经济收入。他被评为“五好社员”，在表彰大会上获颁“放蚕能手”的奖状，荣誉传遍了全公社五十多个村庄。

二伯爱蚕如子，从保护蚕籽开始。他首先用适量的漂白粉液给蚕籽消毒杀菌(称“洗蚕籽”)，然后晾干。直到蚁蚕破壳前，他都是废寝忘食地守护着。蚁蚕出壳了，像小蚂蚁那么小，全身有黑色细毛，像婴儿一样娇嫩，既怕热着，又怕冻着。二伯及时把蚁蚕送到窝风向阳、温度湿度都适宜的山坡上，搁在嫩柞树叶上让它吃食。这时候保护好蚁蚕，是争取蚕茧丰收的基本保障。

蚁蚕经过吃食，两三天就变青了。这时候，大的害虫和鸟都喜欢把蚕当食物来吃。二伯便带着午饭，整天登山爬坡，在林间守护着蚕，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精心呵护。

蚁蚕一天吃食，一天长大，要眠了。醒后第一次蜕去身上的皮肤，称为“头眠”。在二眠、三眠后，它们身体长长了，就有抵抗力了，对冷暖要求就不那么苛刻了。

蚕的饭量一天比一天大。当这山上的柞树叶被蚕吃光了，需要搬到另一座山上去，这是最出力的活，也是最忙的时候。我二妈和三妹也跟着二伯上山忙活，打下手。抓蚕挨“百刺毛”蜇，既疼又痒。二伯有时挑着两蚕篓五六十斤重的蚕，汗流浹背，一路小跑往山上奔。

蚕经过三次眠，身子又长长一些，有的穿翠绿色的衣服，有的穿蛋黄色的衣服，个个似金条。村里人欣喜地说：“这样的蚕像漂亮的姑娘一样，非常待人喜看。”

蚕四眠起，吃几天老食，就要结茧了。这时候的蚕又常遭受较大的害虫和大的鸟儿侵袭，布谷鸟、喜鹊也偷吃蚕，螳螂、大草蜂、螟蛉等也会咬伤蚕的身体，受伤的蚕结成茧也是个“油烂茧”或劣质“薄茧”。二伯就挨棵树抓害虫，防鸟害。刺猬会夜里吃蚕，二伯拿着手电筒上山，听到它低沉的“呜呜”叫声，就很容易逮住它了。就这样，二伯一直看到蚕结茧了才能罢休。

二伯放一季蚕，经过四十多天风吹日晒，吃冷饭，喝凉水，过度劳累，总是会瘦好几斤。孩子们心疼父亲，他却说：“为集体干活，只要蚕茧丰收就行，累点瘦点没有什么！”

二伯已故多年，我时常想起他来。像他那样用心干活，耐心管理，吃苦耐劳，怎么能不受人爱戴呢？

乡村记忆

村头的老磨坊

姜德照

小时候，在我们老家村南头山根底下，有一座老磨坊。磨坊就是用机器磨面的地方。村里人扛着半袋麦子或苞米往磨坊走，半路上有人打招呼：“干么去？”答：“粉面去。”我们那里把“磨面”叫成“粉面”。

在集体经济时代，磨坊可能是一处很重要的集体资产吧。磨坊里一年到头机器轰鸣，全村人吃的面粉，大都在这里磨出来。与自家用石碾子磨面比起来，机器磨面就是快，早晨背一袋新打下的苞米去排队，中午就把一袋苞米面扛回来了。磨坊对面是一排高大的房子，那是村里的粮食仓库，库房的北墙上涂写着“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九个醒目的白漆字。村里粮食打下来，上缴公粮之前，都放在仓库暂存。这处房子再往南，是三排低矮的房子，房子有一半在地下，散发出馊过的柳条那种腐烂的臭味，那是村里三个生产小队的编织房。每年农闲时，生产队就组织一些心灵手巧的人在这里编棉槐柳枝的筐和篓子，为秋后收苹果和地瓜做准备。在所有房子中，那座老磨坊最为显眼，在家家户户心目中分量也最重。

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奶奶让我扛了一小口袋苞米去磨面，我才有机会进磨坊里面看个真切。一台大柴油机安装在磨坊里的地下大坑道中，磨面机被这柴油发动机带动着，当把苞米粒倒进磨面机，不一会儿就把苞米面磨出来了。手一摸，苞米面热热的，散发出新鲜苞米特有的香味。

我们村的磨坊还有一个用处是发电。村里刚开始拉电、装电灯的时候，用的是“自磨电”，也就是村里柴油机驱动电机发电，一连用了两三年，才申请连上了国家电网。发电的时候，这柴油发电机声音很响，大半个村子都能感觉到机器震动的轰鸣声。由于烧柴油的代价比较大，“自磨电”一般用不起，只是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这个时间段电灯才亮，其他时间不发电。白天不发电，照常磨面，也算是一机两用吧。

我上小学五年级时，我们毕业班的十几名同学，由班主任带着每天晚上在教室里补课。我们去的时候，都要带着自己家的马蹄灯、玻璃罩灯，到了晚上九点，教室里的电灯熄灭了，村南磨坊里的机器也停了，全村陷入了无边的静寂中。我们就把自己带的灯点起来。偌大的教室里灯光闪烁，昏黄的油灯光照着我们这些带着新奇神态的孩子们。那是上世纪70年代末，国家恢复了高考，各个县纷纷办起了各种“重点班”。我们补课，就是为了能参加县里的初中重点班考试。那时候，老师给我们传授的道理是“学好数理化，走到天边也不怕”。补课结束回家后，我们也要点着油灯学一会儿。班主任有时候从各家外面走走，看到谁家有点光，就肯定谁家继续学，第二天上课，就会提出表扬。那时候虽然条件差，可我们学习的积极性都很足，我们这些在山村长大的孩子太渴望走出大山，到县城去上学和生活。后来，我就是从这里走出去，成为村里第一位考入县城一中初中重点班的学生，后来又成为全村第一位本科大学生。

村南头的老磨坊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大学毕业后在城市工作，每次回老家，我就喜欢从村南这座磨坊旁边进村，当年这里为村里人磨面和发电的机器轰鸣声犹在耳边。这座老磨坊和附近那几处房子早已废弃不用了，而老磨坊与那个时代的生活情景依然不断地丰富着我关于故乡的美好记忆。